

年

卷

期

15

23

第

第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二十三期
(第二二九號)



The Story World

Vol. XV No. 23 (229)

June 3 1927 十六年六月三日

上海小說世界社發行

商務印書館
精製

摺

扇

純

扇

扇面

扇骨

扇式

用上等紙影印古今名人字畫或施彩或單色
皆與真蹟不爽累黍活色生香清麗絕俗

有全漆全棕全檀瑁邊冲牙古竹鷄絲嵌銀
竹節等多種全由良工雕鏤琢磨彌足愛玩

分九單十一方十六方二十排三十排等
多種材料選用上品形式力求美化

摺扇

五彩石印及珂羅版設色共七
十二種小號每把定價一角二
分至七角大號二角七分至六
角五分加市二角七分至二元

純扇

彩色石印雙緞洋牙柄每把定
價五角單緞棕柄二角七分

女扇

彩色石印雕邊全冲牙每柄定
價四角五分雕牙冲牙心每
把五角

臺灣格

外從廉

印有傳

單贈閱

編者的報告

本期「他與她」登完了。下兩期連登黎烈文君的創作劇本。從下一卷起。再登他種長篇小說。本期唐小圃先生的「偶像」。分兩期登。於下一期結束。

本期的「書箋詩」。係一種紀事的小品。同性質的一共有多篇。將陸續登載。其中有幾篇。是極有價值的。

北京張靜安先生鑒。你的信。已讀過了。你定小說世界。是在北京分館定的。現在要更改地址。還請向原定處更改。比較的便利多了。

汕頭陳愛我先生鑒。你的信已收到了。你定小說世界。是在潮州分館定的。你說收不到。除本社代向

分館詢問外。還請你自己直接去問。

以後定閱本雜誌諸君。如有催寄。續定。更改地址等事。務請直接向原定處接洽。以免延擱遺誤。這是編者與讀者兩方面皆便利的辦法。

審音度曲之導師

集成曲譜

全書三十二册

連史紙二十八元 毛邊紙二十二元

王君九劉君鳳叔研究崑曲久有心得是編選劇四百餘齣凡分四集小眼寶白

一一詳載鑼段笛色無不註明古裝俞粟

廬先生序稱其考訂音律校正文辭寶白

完全排場明晰便於梨園搬演雅俗兼宜

許爲曲譜空前之作

元曲選

全書四十八册

連史紙十六元 賽連紙十二元

詞曲爲金元兩代絕作傳於今者以明臧

晉叔元曲選爲大觀傳本絕少原書非百

餘金不能得本館藏初印有圖本每回少

則二幅多至四幅情態逼真今據以影印

當爲愛古家所驚賞

中樂尋源

童 斐編 一册八角

書分上下編上編述國樂源流兼論國

樂原理下編選錄簡短雋雅之歌譜所言

大都參證西洋樂理敘述明白極便自修

教授國樂採作課本尤屬適宜

度曲須知

全書四册八角

此爲程藕初先生家藏珍本近年先生聯

合同志提倡崑曲蘇杭京漢各地皆有風

發雲湧之勢茲承先生將是書付敝館影

印行世公諸同好海內騷人得此以爲審

音顧曲之助庶幾考訂古律不至消亡也

已

宋元戲曲史

一册六角

戲曲爲社會之寫真惟向無專門記載其

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資考鏡

本書爲海甯王國維先生所輯凡十六章

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

章雜論四章所論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

抉剔窮源竟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顧曲塵談

吳 梅編 二册六角

是書論南北詞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

矩平仄陰陽之差異等極爲詳明足資研

習崑曲者入門之助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小說世界 第十五卷 第二十三期 目錄 □

□ 圖畫 □

蔣南沙畫鴿

羅琛女士「他與她」自序原稿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偶像（一）.....唐小圃譯

傀儡.....呂伯攸

郵箱裏的小鳥.....陳道希譯

青年創作集(十二)..... 寶彬等

雙樹臨流(補白畫)..... 胡同光

文壇秘錄(十五)..... 編者輯

書箋詩..... 夢 僑

小詩(補白)..... 夏病梅

希臘神話中插圖之一(補白)..... 編者錄

甚麼最寶貴(民間傳說的故事)..... 呂伯攸

他與她(長篇小說)(續完)..... 羅琛女士

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治我胃脘疼痛自癒之後胸膈暢順毫無痛苦消化有序

江西南昌府中學教員馬守然女士來書云鄙人早歲因昧於衛生之道飽食之後即伏案作事近年以來胃納不良稍食即噎胸膈飽滿兩脅竄痛積成胃病延醫診治服藥消導均不易效因偶閱貴藥局所贈小冊歷述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能治各症久病思愈苦乏良藥得以導引即購兩瓶試服未及一月胸膈暢順飲食之後毫無痛苦若此丸



者誠病家之寶筏也爰誌數語以告同病並鳴謝忱大凡多用腦力之人每患消化不良胃部疼痛各症並作其原因為腦部及腦系與消化器有密切之關係用腦過度遂影響及于消化然此僅少數耳其中大多數皆因缺乏運動致起消化不良之症凡在室內從事而謀生計者每易患此如馬女士者亦其一也閣下如罹斯疾務即速為購服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以期解除此消化不良之痛苦有此救濟之方而仍忍受痛苦殆非智者之所為也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乃是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其功力無分男

女老幼者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奉送婦女衛生小書

如欲索取祈即寄一明信片至上海韋廉士大醫生藥局

原班郵奉一本可也 韋廉士大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蔣南沙畫鴿

自序

華羅琛

予從夫子采華，數年之遠，竊欲賴文字以有所貢獻于第二祖國；故略有撰著。不意之愈久，固見愈廣；迄年正十五寒暑；似觀察較前益切；故筆墨亦益不能自弃。所憾者，華文艱難，在各國文字之上；明之尚不能，通之更絕望；賴我夫子不辭轉舌之勞，始得使予之感想，足以吐之于喉而形之于紙。夫子又就予之所思，証以中國名賢之恒言及詩歌；遂令此書兼其中西之氣味。西文原稿，不久當一併出版，以貢獻于世。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誌于北京小廬

編者按：此為羅琛女士「他與她」自序原稿。本卷十一期排印之序文，為第二次寄來改正之稿。此則第一次寄來之稿。故與前序字句畧有異同也。



偶像

(一) 日本加藤武雄著

唐小圃譯

—

子送她丈夫出門以後便回到飲茶室，靠着窗戶，從事縫紉。此刻窗戶上照滿了日光，因為膝上的紅絹，被日光所映，眩得她二目發迷，並且覺得有一點兒頭痛；於是停了針，朦朦朧朧的沉入冥想。

她所冥想的，也不是什麼確有實據的事；不！她的心裏，像是想起許多的事，但是所想起的，究竟是些什麼事，連她自己也不甚瞭然；祇覺着胸中焦燥異常，充滿了不足之感。

子與丈夫結婚，已經過了四個月了。在結婚的當時，當然像喫醉了酒似的，所有一切的事，全

都不識不知的忽忽過去；到了現在，酒已醒了，於是疲乏與懶惰，一天比一天伸長起來，重重疊疊的嵌在心頭，像是有些厭倦了。

她心中想道：「他每天到衙門去當差，我便在家裏作些針黹，等到他很疲倦的回到家中，我便同他在一塊兒喫一頓晚飯，說些毫無趣味的應酬話，再到外邊略略的散步一回，一天一天的，永遠是在這單調生活之中。我知道：不久就要有小孩子了，就要作母親了，並且不久就要成個老太婆了，於是一生也就完了；這是何等無聊的事啊！」她想到此處，不由得長歎了一聲。

她又想道：「他不過是一個平凡之輩而已。」於是她就懸想她的丈夫，在城內的衙門裏，屈伏一隅，小心謹慎的辦那上司所吩咐的公事。這種景象，就象現在她的眼前一般；因又想道：「我爲什麼竟會同他結婚呢？我所認識的男人很多，在這些男人之中，選來選去，竟選中了這麼個最無聊的人，同他結了婚，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所認識的男子，如 a 君，g 君，k 君，以及那近視眼缺牙齒的 S 君，誰不比他高一等呢？就以 S 君說罷，因爲近視眼，缺牙齒，風采固然稍遜，然而他非常的迷我，還能作很漂亮的戀文；不雖不得謂之戀文，然而他寄給我那戀文體的書信，確是有的呀！在那時，我如果稍

稍垂青於他，他一定向我求婚，這是可以斷定的。像S君那樣的人，誠然是個上等人物，在私立大學畢業，是個熱情家，並且是個很有趣味的人……」

她正在憑空冥想之際，忽聽窗門響了一聲，出去一看，原來是許久未晤，名喚b子的女朋友；祇見她滿臉帶着笑容，正在門前立着呢。

她很興奮的說道：「啊！b子姐呀！你來得正好，請進來罷！」

b子說道：「我今天偶然來訪，實在打攪了。」

b子蓬鬆的捲髮，結於耳際，穿着奇異而且華美的衣服，像一大朵鮮花，被風吹着似的，就走進客廳來了。她進了客廳，便用那毫不拘泥的眼光，東張西望的縱覽了一番。e子在這個當兒，遞過一個坐褥去，她就隨便坐下了。

e子帶着矍鑿的神色說道：「我們的房裏，散亂不堪，並且也不甚潔淨，b子姐不要見笑啊！」

b子說道：「那裏的話，很好很好！你家先生，出門去了麼？」

e子說道：「上衙門去了。此刻家裏祇有我一個人，所以我請你多坐些時，千萬不可忙着要走！」

b子說道：「雖然如此，我也不能久留；因為十一點鐘，我必須訪h君去。h君的住宅，就這近旁，你總該知道罷？」

h君雖是劇場有名的人物，但是e子一點兒也不知道，所以她聽了b子的話，便返問道：「h君？」

b子用誇張的聲調說道：「你怎麼連h君都不知道呢？他是一位有名的脚本大家呀！所以我能加入m劇場演戲，就是蒙他的介紹啊！」

e子說道：「啊！加入m劇場，可太好了！」

b子說道：「我從上月，就現身舞臺了。演k君所編的牧場兄弟，我就扮阿新女士。我雖是初演，但是總扮重要的角色，因為我不願意充配角。這麼一來，舞臺監督t君可就困難了。他雖然困難，可也不能不聽我的話。我實對你說！我演起戲來，自信是很漂亮的喇！」

b子信口開合的亂說一陣：什麼牧場兄弟咧，什麼阿新女士咧，什麼舞臺監督t君咧，這全是e子聞所未聞的。e子見b子這樣的得意，很想用什麼言語駁她；但是以自己的寂寞生活，和b子

的燦爛世界，暗暗的一比較，雖欲駁她，也不能駁了。

e子帶着羨慕的神色說道：「你的境遇，可太好啦！」

b子說道：「是不是太好，我自己也不曉得；不過就是這樣作去罷了。」

e子說道：「實在是太好了！」

b子說道：「你雖然說我的境遇太好，但是我卻羨慕那平穩的家庭生活。怎麼樣？你在這平穩的家庭生活之中，一定是很有幸福罷？」

e子說道：「你是指什麼說的呀？」

b子說道：「我說的是你們的燕爾新婚哪！」

e子說道：「噫呀！還說什麼新婚，已然經過四個月了。」

b子望着e子的頭上，說道：「雖說已然經過四個月，然而頭上還挽着圓髻呢！你的臉盤，配上這個圓髻，的確是很相宜的。」

e子故意皺着眉說道：「心裏氣悶得很，我是最嫌這種圓髻的。」

b子說道：「雖然如此，然而我覺着這種圓髻，是很美觀的。」

e子說道：「那裏的話，或者因為我是舊時代的女子，挽着這種圓髻，反倒相宜了。」

e子的言語之中，雖然略含怒意，但是朋友贊美自己的頭髮，究竟不能不歡喜。

b子忽然像小孩子想起什麼新奇的事來似的，說道：「有一件比什麼都有趣的事，我正想對你說呢！」

e子說道：「什麼事啊？」

b子說道：「是你的事罷？」

e子說道：「我的事是什麼事呢？」

b子說道：「哎呀！這件事，可以說麼？」

e子說道：「不論如何，務必請你說說！但是關於我的事，若一定說特別的有趣，恐怕沒有罷？」

b子說道：「實在是有的喇！」

e子帶着不安而且焦躁的神色，追問道：「究竟是什麼事啊？」

b子說道：「這個，就是因爲你結婚之後，有了一位失戀的人啦！」

e子說道：「咦！那是你扯謊呢！」

b子說道：「決不是扯謊。」

e子說道：「你說的那個話，一定是扯謊！」

b子說道：「實在不是扯謊，這是從本人口中聽來的，千真萬確，再沒有比這件事真確的了！」

e子說道：「究竟是誰呀？」

b子說道：「你姑且猜一猜！」

e子說道：「我是不會猜的。」

b子說道：「就是S君哪！他現在真是茫然無主，非常的失望啊！」

e子說道：「哦！就是S君哪？討厭的很！這種人！」

b子說道：「然而他實在是太失望啊！你這樣的說他，他真是太可憐了。簡單對你說罷！他現在已經完全陷於悲觀，青白的臉，一天到晚，祇有咳聲歎氣！」

e子聽了b子的話，羞得兩頰微紅，說道：「你這都是扯謊。這些事，可以說是極無聊的事，求你不要用這些話來揶揄我啦！」

b子說道：「我說的這些話，實在不是揶揄你！但是我對於你說這些話，也許不相宜；或者因為我的話，攪亂你們家庭的平和，也未可知；不過我要囑咐你這些話，可不要對你們家先生說呀！哈哈！」

b子說罷，便高聲大笑起來。她於是又把自己的消息，一樣一樣的，告訴e子：怎樣的恣情歡樂，怎樣的膽大妄為，她用挑撥的聲調，誇張戲界的景况，信口亂說，真是異常的熱鬧。

b子正在高談闊論之際，忽然匆匆忙忙的立起身來，說道：「哎呀！我祇願暢談，卻把與b君約定的時間，越過去了啊！失禮的很！再見再見！」

e子說罷就走，e子雖欲挽留，都來不及了。

e子送b子回來，一個人悶坐房中，自言自語的說道：「哎呀！這一陣無拘束的亂談哪……但是S君，他當真是那個樣子麼？」

e子想到S君，她的面上，雖現出輕蔑的神色，然而她的心中，確被b子攪亂，一時不能回復原來的平靜。她心中總是懷疑S君：「果然是失戀了麼？當真麼？」

她雖然懷疑，但是聽到近視眼缺牙齒的S君，因為自己，而發生夫戀的事實，心裏總是歡悅的。她心中想道：「唉！豈但S君，就是那a君，g君，以及那最可人意的a君，他們全都傾心於我，也未可知啊！可惜我在當日，實在是膽小，把自己青春的歡樂，已經捉到手裏，卻又輕輕的令牠逃逸；談到真正的戀愛，我一點也沒得到，結局竟同那無聊的人結了婚；就這麼樣熬到年老，這是多麼糊塗的事。」她想到此處，不由得從胸的深處，又長歎了一聲。

她正在沉思冥想之際，突然立起身來，開了立櫃的抽屜，取出自己的一個手提箱來。因為那手提箱裏，還密藏着S君寄給自己的一兩封信呢。她想把那信取出來，再仔細的看一回，但是當她開抽屜的當兒，看見自己的手提箱的邊，放着一個較小的匣子，看那製樣，是很粗笨的，大約是丈夫當年的舊物。她拿起來一看，是上着鎖呢，於是她便斷定這匣子裏面，必然藏着丈夫的祕密；因此自言自語的說道：「他有什麼祕密，在這個匣子裏罷？」

她一時被好奇心所支配，很想開了匣子看一看；偏巧這個匣子，雖然鎖着，因為已經陳舊，那個鎖，已然失了效力，所以毫不費力，那匣蓋，便自己開了。她在匣子裏一檢查，原來是五六張很小的像片，其中有丈夫在學生時代照的，也有同窗朋友的，並沒有什麼祕密。但是她一張一張的看，看到最後的一張，——惟獨這一張，用薄紙包得非常妥貼；及至揭開薄紙一看，不由喫了一驚。原來這一張，是在高島田拍的女像片。就像片看起來，是個年輕的女子，大約是十七八歲，或者是十八九歲，目光眉影，實在是美麗的很哪。她一見這張像片，胸中便跳動起來了。她一邊抑壓着胸中的跳動，一邊把那像片翻過來，看看背後，卻一個字也沒寫着。

她望着這張美人的像片，心中想道：「這個人，究竟是誰呢？她與他有什麼關係呢？他是他當年的戀人罷？就憑他，能有這麼美麗的戀人嗎？若不是他的戀人，又何必這麼珍重寶藏着呢？」

她心中一轉，又自言自語的說道：「噫呀！這是由於我的嫉妬，也未可定啊！糊塗東西！」她說着，便把那張像片拋下，又由鼻孔裏笑了一聲。

（未完）

雪膚玉肌容色好

是用棕欖香皂後之效果

棕欖香皂係合棕果橄欖二油而成有清潔而兼
保養皮膚之功能其香味亦極自然無人不愛

各處大藥房百貨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啓



美製

他醒了就要吸烟。
 梅蘭芳牌香烟。
 是他最愛吸的。
 所以預先給他
 拿来。



公裕
 撰意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在公司裏和我同部工作的且君，常常歡喜和幾個女同事們開玩笑：他在每天早晨工作未開始時，或是飯後休息的當兒，老是故意模仿她們的言語動作，矯揉造作，目的似乎祇爲引起同事們的一笑罷了！

工作室裏的地位，女同事們全都坐在我們的前面。有一天，且君在工作的時候，不知怎樣，又發起雅興來了；他預先約好了幾個頑皮的朋友，大家嗤嗤地笑了一陣，於是，女同事們都起了疑心，不由得都回頭轉來探望。同時，且君一般人，都兩眼不瞬地望着她們聽。

她們大約都以爲自己的身上，或者發現了甚麼足以發笑的花樣了；個個不期然而然地舉起



手，向着自己的背上和頭上，不住地亂抓亂摸，竟引得全部的男同事們都莫明其妙地笑了起來。這時候，女同事們的臉上，頓時泛起了一片桃花；而且君捉弄她們的目的，也總算達到了。

其中，H君對於一位姓S的Miss，戲弄得尤其利害；譬如她說話時，常常要挾入一句「不會的」以表示自己的謙虛；因此，H君對於無論甚麼人的無論甚麼委託，開頭就也這樣加上一句。而且那聲調的抑揚，末了那個「的」字的特別延長，都是模仿得極其自然，使我們聽慣的人，不由得聽了不笑起來。

甚至有幾次，S是被他侮弄得哭了。

我的朋友W君，是和我們同寓所而不是同部工作的。他對於Miss S，可說是一個忠實的渴慕者；他雖然在Miss S的情戰場中，已經是落了伍的；但是，他敬愛Miss S的信念，永遠沒有減少。當時，他見了H君的動作，也曾向我談論過。

「H太無聊了，這樣的開玩笑，未免有些侮辱她們吧！」

「那也不見得H君實在是孩子氣，歡喜開玩笑，也不過是他的本性，依我想起來，也許沒有甚

麼不可告人的野心吧！我這樣替H君辯護着。

真的，我那時覺得有幾個浮滑的同事，心裏各懷着癩蝦蟆的野心；對於她們，處處表示溫柔，處處獻着殷勤，那種卑鄙下流的態度，委實使旁觀的人看了要肉麻。倒不如天真的H君，落落大方，隨他怎樣使促狹，推想他的本來面目，也不過像是小學校裏的一個頑童罷了。

有一次，H君自己也和我們說過：「現在的一般小姐們，眼界真高呢！她們的目的，將來祇想做太太，怎麼那自不量力的W，竟昏頭到這種地步，永遠做着他的迷夢不醒呢？」

「那麼，如果有一個像Miss S一般的小姐，誠心愛了你，你便怎樣呢？」我笑着說。

「謝謝，我決不主張，我的家庭裏要供一座這樣的大理石女神！」H君很堅決說。

「哼，你爲甚麼常常歡喜和她們開玩笑呢！」

「開玩笑，實在因爲Miss S的那種態度，太使人難堪了——她以爲男子個個要向她們獻殷勤的，祇有我，反正不想和她要好，捉弄她一回，也好出出氣！」

我聽了H君的言論，使我更不敢當他頑童般看待了；我祇是佩服他的見識，似乎較那沈淪於

情海中不能自拔的W，要高出萬倍。——雖然，他對於異性的驕傲，也未免太過一點。

Miss S委實是許多女同事中的翹楚。老實說，除了像H君這樣仇視她以外，誰不卑躬屈節，預備拜倒在她的裙下；這其間，尤以營業部長Y君，早已繼承了W君的工作，開始了他那熱烈的戀愛運動。

不久，由Y君發起，在公司裏組織了一個同人脩身會。不必說，Y是當選了會長了。照章，其餘各部幹事，都應該由會長指派的；不料這一來，我們全部分的同事，誰都被加上了一個幹事的頭銜；而我們的Miss S，也任爲游藝部的幹事長了。

H君自收到了會長Y君的「……茲特聘任先生爲本會□□部幹事……」的通知書以後，就有些不舒服起來了，他曾向我說：「Y包辦同人修身會，我們不應當做他的傀儡！」

我說：「是呀，不過修身會是公共的事業，我們也應該盡一點義務啊！」

「哼，你知道甚麼！上次Miss S患病，他曾送過牛乳，餅干；去年Miss S到東洋去，他又送過一雙銀筷子。昨天又有人告訴我，這次把女同事們都任爲游藝部的幹事，目的就想借了會務，和她

們親近。而且，他也曾親口說過，「閒空的時候，不妨叫她們來唱唱歌，或是跳一回舞；像這種不化錢的……真值得呢？」——你想，這是甚麼話！H君說得額上的青筋都蕚起來了。

「嘿，這真豈有此理了；難怪他這幾天，常常跑到女同事們的寄宿舍裏去。像這種無恥的東西，非得做戒做戒他不可！」感情容易衝動的我，不覺又動了感情了。

當時，我們便向女同事們說明種種；那 Miss S 竟至憤恨得哭了。結果，終於由我這個傻子當先鋒，逕向經理先生辦交涉，要求解散修身會，並且禁止 Y，以後永遠不許走進我們部裏來，要是沒有公事的時候。

本來，Y 君對於我的感情還算不錯，自從經過這次的交涉以後，我們便把三年來的交情，全消滅了。可是，我還以為打一次抱不平，就是失去一個朋友，也是很值得的。

我脫離 C 公司，已經三年了；以後的事，我都不大明白，祇是去年下半年，突然接到 H 君和 Miss S 在 B 地結婚的情帖，卻由我不有些詫異。實在的，我真解釋不出，怎麼這樣一個反對 Miss S 的 H 君，竟和她做了終身伴侶了呢？

今天，無意中在電車裏遇到Y君，使我記起了三年前對於他的攻擊，臉上總有些熱熱的，不好意思起來。Y君卻仍舊用他那感情熱烈的雙眸注視着我。他說：「我們好久不見了，你知道H君結婚的事嗎？」

「哦，是的，那也不要說他了吧！」我對他很疏淡的回答。

「不，並不是關於我們的事；簡單的說一句，H那時對於我的攻擊，就是爲要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啊！」Y一手執着籐環，微笑地說。

「爲甚麼要用這種手段？」我驚奇得呆住了。

「他那時就因爲戀着Miss S，所以專門防止別人和她親近，像她和W君絕交的事，還不是他在中間搗鬼。其實，我是一個四十歲的有婦之夫了，那裏還會發生這種事實；至於送她銀筷子，祇因那年暑假，她曾給我的大兒子補習了一個月的夜課，她不肯收受銀錢，所以才改送了這點禮物。那知道這卑鄙的H，就從這點放起謠言來了……唉，人心可怕呀……」Y搖頭歎氣，彷彿猶有餘恨一般。

「我總不信，他平日不是十分反對她，還常常要捉弄她嗎，怎麼正戀着她呢？」

「唉，你真太老實了，這是因爲他第一次向她求婚，她沒有答應，他因此懷恨在心，時時想謀報復罷了——哈哈，你做了他的傀儡了！」

「哦！」我覺得真的做了傀儡了。



郵箱裏的小鳥

道希重譯

(法國 Rene Bazin 著)

沒有話可以形容出包圍着這鄉村教區的安靜。這教區很小，頗樸厚，很富庶的，對於那位年老的牧師很相安。他管轄這地方已有三十年。城市盡處，即為教區，從那裏過來就是草原，斜下去到一條河，在夏天，充溢着花的芳香，充溢着一切大地之音樂。在那座大宅後面，草地上圍着一個後園。太陽最初的光輝是爲了這園，最後的光輝也是爲了這園。這裏，五月櫻桃熟，……熟得更早，而且，在平日，聖母升天節的前一禮拜，你經過那裏時，百步之內，是總得在籬間聞着濃濃的瓜香。

但是你千萬不要以爲這位聖菲雷蒙的道人是一個老聾。他已經到了胃口已成僅僅一樁記憶的年紀了。他的肩已經曲了，他的臉已經縐了，他有兩隻小小的灰色眼睛，其中的一隻已經看不

出東西，他的一隻耳朵聾到這樣地步，倘若你偶然在那一邊，你只得繞到這邊來同他說話。

啊！他並不喫園中所有的果子！那些孩子們得着他們的份兒——很大的份兒——然而最大的份兒，無論如何，是給鳥兒們喫了的——那些雲雀們，終年安適地棲住在那裏，唱着他們最好的歌作酬報；那些黃鳥，美麗的候鳥，到了夏天來幫牠們喫，那些燕子，以及各種各樣的歌唱者；還有那鷓鴣們，成了屋，帶着同你指尖兒一樣厚的羽毛，牠們掛在樹枝上，啄一顆葡萄或者抓破一個梨——真是小的食肉獸，牠們唯一的「謝謝你」是一聲鋸樣的尖叫。

就是對於牠們，年紀也使得聖菲雷蒙的道人寬縱。「禽獸們不曉得牠們的過失的」他常常說，「若是我爲了牠們不改過而發怒。我早得爲了我教區裏許多人發過怒了！」

他只在進園時把手很響地拍幾下，使自己不致眼見過多的偷喫就算了。

於是有一陣翼的舒展，拂彷彿被大風吹落了的殘花是在飛去；灰色的，白的，黃的，花斑的，一程短短的逃遁，一陣樹葉的顫動聲，以及五分鐘的寂靜。但是是怎樣的幾分鐘！想想看，若你能够，村中一家工廠也沒有，設有一個紡織者或鐵匠店，而且人們以及他們的馬，他們的羊的聲音，在廣

渺遙遠的平原上傳出來，融化入微風的輕語中而消失了。磨坊是不知道的，路是不大有人往來的，鐵道是很遠很遠。真的，要是他園中的蹂躪者長時間地悔改時，這位道人早已在他祈禱書上因寂寞而沉沉睡着了。

幸而，牠們的回來是很快的；一隻燕子傾着路，一隻喜鵲在後，於是全羣都歸來工作了。而這道人也可走來走去，開開或合攏他的書，咕噥着說，「牠們今年要一顆都不留給我呢！」

這是不會兩樣的；沒有一隻鳥剩下牠的喫品，即使這位善良的道人，是一顆圓錐形的梨樹，生着茂密的葉兒，在徑中石子裏平衡地立着。

鳥兒們知道，嚷怨著的人是不會有動作的。每年中，牠們在聖菲雷蒙的牧區四週築着牠們的巢，比任何別的地方來得多。最好的一些地方都迅疾地佔了去，樹幹上的洞，牆上的洞，蘋果樹和榆樹的槎：你能够看見每條屋椽中間，一隻棕色的喙兒，像劍鋒一般，從一撮草裏伸出着。有一年，當所有的地方全都佔了的時候，我想，一隻鷓鴣，在牠窘迫之中，窺探着牧師柵門右邊那隻上面有短簷的郵箱的箱口。牠鑽了進去，牠這件查探使牠滿意，就帶了材料來築一個巢。能够弄得這窠溫

暖的東西，牠沒有一件疏漏了，如羽毛呀，馬鬃呀，棉花呀，甚至於老樹身上的一層層的青苔。

一天早晨，管家婆大怒地走了進來，拿着一張紙。她在園的盡頭桂樹枝下尋着牠。

「你看，先生，一張紙，而且髒呀！牠們弄到做出這樣的好事情出來了！」

「你說誰，菲羅美納？」

「你的討厭的鳥兒；所有你讓牠們留在這兒的鳥兒呀！再過幾時，牠們快要把窠築到你湯盆裏來呢！」

「我橫豎只有一隻。」

「牠們還不曾想到到你的郵箱裏來生蛋嗎！我把郵箱開了開來，因為郵差掀過了鈴，而鈴不是天天響的，想是有了信。那裏知道郵箱裏堆滿了乾草，馬鬃，以及蜘蛛的網絲，還有可以做得整個褥子的羽毛，而且，在這些東西中央，一隻我不曾看出的小畜生，對着我似蛇蠍般嗤嗤地叫！」

聖菲雷蒙的道人開始笑了起來，彷彿同一位祖父聽見一個小孩子的惡作劇一樣。

「那必定是一隻鷓鴣，」他說了，「只有牠們纔想得到這個法子。小心防碰撞了牠呀，菲羅美

納。」

「他不怕呢；還不够好呢！」

道人急急地走過去，穿過園，穿過屋子，穿過那種有天門冬的天井，走到那麼隔開大道和牧地的牆，那裏他開開了郵箱，在這郵箱中，就是把一年中全村的居民所收到的郵件放進去，也綽綽有餘。

的確，他不曾弄錯。那好似顆松子的窠的形狀，牠的顏色及組織，牠的窺看得出的夾層，使他微笑。他聽見裏面在孵卵的鳥兒嚙嚙叫聲，他回答道：

「平安地將息着吧，小東西，我曉得你的。你廿一天孵育你的卵，三禮拜養成你的兒女，那就是你所要你可以得到這個。我將要把鑰匙拿去了。」

他真的拿去了鑰匙。而且等他做完了早晨的職務以後——看訪教區裏生着病或者在窘迫中的人；教導一個將要替他在村中去採些鮮果的童子；一次上堤的路。因爲一陣風雨把石塊弄鬆了——他記起了那隻鸛鶴，而且就起心來，怕她在孵卵的當兒被一封來信所窘。

他的執心是無謂的，因為聖菲雷蒙地方的人，所接到的來信，是絕不會比他們所發出的多。郵差來跑一轉一無所事，除非到一家喫碗湯，到那家喝杯酒，還有極難得地留下一封兵藉中一個人的來信，或者一張給遠處農莊上的收稅單。雖然如此說，因為聖洛勃節是近了，這節，你曉得，是在四月廿九，道人想還是寫信給他僅有的三個值得這節名的朋友為妙，這三位朋友「死」留下給他的，一個是平民，兩個是牧師：「我的朋友，今年我的聖人節日，請你休要寫信來賀。目下若接到一封信，於我很不方便。將來我會當對你解釋，那時你將要贊同我的理由呢。」

他們道他的一隻眼睛更不行了，就不寫信。

聖菲雷蒙的道人十分高興。整整三禮拜中，他每次走進他的柵門時，沒有一次不在想那些郵箱裏的鳥卵，綴着粉紅的斑點。等到第廿一天到了，他俯着身子，把耳朵貼近了郵箱眼靜聽着。於是他立直了身子，面上堆着喜色。

「我聽見牠們叫着，菲羅美納；我聽見牠們叫着。他們的生命受了我的恩惠的，確的；他們將要無所煩惱，一如我自己。」

在他胸中，他有一顆永不老的心。

現在，在同一時候，在這省首郡衙邸中的綠室裏，那位僧正在思忖着他同他常務顧問——他的兩個大牧師，那個分部裏的副牧師，那個衙裏的總管，以及那位大學院的監督——所商議着的職務的指委。他派定了幾個牧師和教士以後，他就提出這個建議：

「顧問會裏諸位先生，我心裏有一個完全適合於X地教區的候補者；但是我想，至少，這是很好的，把這位置和這榮典送給我們最老的教士中的一個，聖菲雷蒙的道人。他一定要辭的，他的謙沖，更甚於他的年齡，是他要辭的緣由；但是我們必須盡力表示我們對於他道德的嘉賞。」

那五位顧問一致贊成，當晚，一封信從衙中寄出，信中這樣寫着：「立刻寫信覆我，親愛的道人；或者，更好些，請你到我這裏來，因為我必須在三天以內把我的委任送呈政府核准呢。」

信到的時候，正是小鷓鴣孵成的一天。郵差把這信從箱眼中投進去時，有些困難。但是牠向裏面落去不見了，而且，碰着那個窠的底面，就好像白磚一般地在那黑暗的房中鋪着。

不久，那些小鷓鴣們纖嫩的翼尖上就開始有柔毛掩蔽起來。牠們一共是十四個，牠們撐着細

小的腳顫顫地立着，呢喃地叫着，牠們喙兒開到齊着眼，不停地，從早到晚，等候喫的東西，喫了，再討添。這是第一期，當那嬰兒們沒有什麼意識的時候。但是在鳥類裏，這時期並不長。沒多時，牠們就在巢中爭鬥起來，翼膀的顫震把巢弄破，於是牠們顫躓了出來，沿了郵箱的四壁走來走去，從箱眼中窺探窺探箱外的廣大的世界，末了牠們就冒險出來了。

聖菲雷蒙的道人，偕着他隣地的一個教士，蒞臨這個花園高會。當那些小東西們一起在郵箱簷下現身出來——兩只，三只——飛了起來，重復回來，來後再飛去，好似蜂房口裏的蜂兒一般的時候，他說道：

「看呀，襪襪期完了，好的工作竣了。牠們個個是壯健，堅強。」

第二天，在午飯後間暇的時候，道人手裏拿着鑰匙走到郵箱前。「剝，剝」他敲了兩下。沒有聲音。「我也是這樣想，」他說。他就開了郵箱，於是，夾雜在舊巢的殘屑中，那封信落到他手裏。

「天呀！」他說道，認出了信上的字跡。「一封僧正的信；而弄到這地步到這裏有了幾天了呢？」他讀信的時候他面色灰白了。

「菲羅美納，快把洛蘋的鞍轡弄好。」

在奉命之前，她先走了過來，看有了什麼事。

「你什麼事，先生？」

「那僧正已經等了我三個禮拜了！」

「你已經把你的機會錯過了！」那個老婆婆說。

道人去了，直到第二天晚上。他回來時候帶來一付恬和的神氣。但是有時恬和是不用力得不到的，而我們必須勉力掙扎，方能保守着牠的。他相幫着把洛蘋的鞍轡卸了，喂了牠一些乾草，換好了道袍，解開了行篋，從篋中拿出了十幾個從城裏買來的東西的小包裹。這時候鳥兒們正聚集在樹枝上，互講着這天氣。正是大雨方過，樹枝被這幾對正尋找着晚上過宿的處所，逍遙自樂的配偶所震撼，還滴瀝着水珠。

認得牠們正在碎石徑上踱來踱去的主人翁，牠們飛了下來，在他身邊跳來跳去，發出異常的喧嘩。那些鷓鴣們，集中的十四個，羽毛還未完全長成，正在試驗牠們環着梨樹的迴翔，以及長空中

初次的嗓子。

聖菲雷蒙的道人用父親般的眼看着牠們，但是他的柔慈是悲切的，好比我們的看視曾用很重的代價換了來的東西。

「好，我的小東西，沒有我，你們不會在這裏，沒有你，我早就死的了。我絕對不因此而煩惱，但是休得硬要呀。你們的謝聲太嘈雜了。」

他不耐煩地拍拍他的手掌。

他從來不會有過野心，那是的確的，而且就是在那個時候，他說的也是真話。但是晚上同菲羅美納講了一夜之後，第二天他就對她說道：

「明年，菲羅美納，要是那鷓鴣來了時，就來告訴我。這是絕對地不適宜的。」

但是那鷓鴣永不來了——僧正的信也永不來了！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小 說 世 界 叢 刊

本館發行小說世界刊載名家小說久已膾炙人口茲將其中重要作品用叢書體裁另印單行小本最便攜帶一般愛好文藝的讀者均宜人手一編現出下列各冊餘俟續出

- | | | | |
|------------|-------|----|-----|
| 戀愛與義務 | 羅琛女士著 | 一冊 | 一角半 |
| 時代之花 | 葉勁風著 | 一冊 | 二角半 |
| 午夜角聲 | 葉勁風著 | 一冊 | 二角半 |
| 歐洲最近文藝思潮 | 憶秋生譯 | 一冊 | 三角 |
| 荒服鴻飛記 | 俞天游譯 | 二冊 | 五角半 |
| 荒服鴻飛記續編 | 俞天游譯 | 五冊 | 八角 |
| 野人記 | 胡憲生譯 | 二冊 | 五角 |
| 還鄉記(野人記二編) | 曹梁廈譯 | 二冊 | 五角 |
| 歐戰從軍記 | 趙開譯 | 二冊 | 三角半 |
| 黑白記 | 俞天游譯 | 二冊 | 三角 |
| 黑白記續編 | 俞天游譯 | 二冊 | 三角 |
| 古畫微 | 黃賓虹著 | 一冊 | 一角半 |

文藝叢刊

〔甲集〕

宋元戲曲史

一冊 六角

本書論列依據史乘文籍足資蒐討

梨園佳話

一冊 五角

是書首論京調徵調及崑曲次論京調各劇之唱法未附前清咸同以來名伶小史

顧曲塵談

二冊 六角

本書於詞曲分別配調規矩平仄差異等敘述甚詳

西洋演劇史

一冊 二角

本書敘西洋戲劇之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現代凡文豪名伶無不備載

讀書輯略

一冊 四角

是書專記名人手蹟第一卷辨別真偽第二卷以下斷代為書搜羅殊備

小說叢考

二冊 八角

前人所作小說類有所託使讀者不易捉摸是書探索源委一一證明凡文學家歷史家以及彈詞戲劇專家皆可作為考鏡不徒嗜小說者所宜人手一編

歐美小說叢談

一冊 五角

是書記歐美文學家小史及其著書大略附以論斷詳盡無遺

橐園春燈話

二冊 六角

邃漢齋謎話

一冊 一角

右書二種於詩話詞話中別開門徑

〔乙集〕

中國雕板源流考

一冊 二角半

中國雕版印書始於隋唐此書援引確實疏證詳明欲知板本淵源與中國文明者不可不讀

小說考證續編

三冊 二角半

小說考拾遺

二冊 八角

前列三書考據極詳凡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為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所必讀

假利券

一冊 二角

此書為托爾斯泰名著之一描寫人心惡念之起伏警醒世人不少

沉船

二冊 二角半

是書乃印度詩人太戈爾氏所作之長篇小說討論戀愛問題至為深切



青年創作集（十二）

風雨之夕

寶彬

玄超手中拿着一本郁達夫的萬籟集懶懶的看。他那副慘酷而無半點歡喜色氣的面龐上，表現出有無限悲哀，無限愁悶的絲兒，千纏萬繞着他那脆弱的心弦。他悶極了，他悶得無可發洩時，把手裏的書，任意向桌上一擲，作沉思的狀態，將身伏在桌上。

這時窗外愁人的雨絲，似斷似續，不慌不忙的細細下着。一陣一陣的西北風兒，若急若迫的刮着；吹得那園中樹木的葉兒，瑟瑟作響，如同傷心者的啜歎。有時風大了，把那惹人愁緒的雨

絲，從門縫中吹了過來；似乎不如此不足以表現他的覺力的清大。無論什麼人處此境地，沒有不再覺得不如意的；何況他是個年未弱冠，失怙失恃的青年，如今又久離鄉井，依人作嫁的旅人呢。

他是生長在江北P縣的一個很小很小的村落上。家中有二三十畝田，到還不錯。可是在呱呱墮地時，便帶來了一生的悲劇。當他正在吃奶的時候，剛滿一月的光景，他那可愛的父親，忽然染了時疫，去世了。他的母親正在產後，身體很是虛弱，加了這莫大的悲傷，不多幾日，竟拋下她的愛子。到桌下去追尋伊可愛的丈夫去了。他入世纔一月，既未認清他的父和母，亦不曉得所

謂死別，是人間最可傷心的一回事。當他母親臨終時，叫人把他抱到病牀前，給她看了一看。她那憔悴乾枯的手，還在他額上撫摩了幾下。並且說道：「玄兒！我們的關係，難道只是如此一回事……唉！後來爲龍爲豕，只靠老天下吧！」說罷歎了一口氣。皺紋百折的眼皮，擠了幾擠，最後的淚滾出眼眶。這時全家的人，沒有一人不現出悲哀之容而落淚的。他見人哭泣，那張碯也似的小口，似笑非笑的拉了幾拉。這就是他和母親的關係最後的一幕。

他全是靠他祖母撫養。誰知這份俸福，還不應該給他享受；到了十六歲上，他的祖母也死了。這時他纔覺得死別是人間極痛的一回事。同時想像到自己入世時，父親母親的死，不覺一暈幾絕。自此以後，家中只有龍鍾老邁的祖父，操理家政。自己爲求餬口計，只得離開衰年暮境的祖父，來到S埠上求生活。每於風宵雨夕，想到家中悽慘的情形，和自身的前途。只有對景一哭。

這時正在暮秋天氣，一個風雨的晚上。簷前幾處鐵馬，叮叮噹噹的響個不了，也不管人家怨他恨他。玄超伏在桌旁沉思，觸景傷情，也起了身世之感。對着拋在桌子上的書想道：「書中人

的苦況，雖與我稍有不同；然而那一種漂泊他鄉，無親無故的景況，與我王玄超又有什麼絲毫分別？上帝啊！既生我們，應當使我們享受平等權利；爲什麼把良好的社會，變作惡劣不堪而帶灰色的社會？又分了什麼階級？上帝啊！你放眼一觀大千世界，何處不帶慘酷的色彩？何處不帶悲哀的顏容呢？好殘忍的上帝啊！我不能不咀咒你了！」

「親愛的祖父呀！你的孫兒爲着升斗之祿，不辭奔波的疲勞，離你而去，使你過這孤寂悲哀的光陰。你老人家年近古稀，正是衰暮之年，何以堪此呢？照理，你的孫兒，怎好離開你而遠游？但是爲這餬口之計，又怎好不如此祖父啊！你想你孫兒的罪吧！遙遙的祝你老人家康健……」

「生我的父母啊！我辜負你了。」親恩未報親先死，這教我失怙失恃的兒子，是如何的難受呀！修身揚名以顯父母，這是兒子應當做的；但是你這懦弱無能的兒子，名既未揚，德亦未修，怎能顯揚父母呢？親愛的父母啊！你不要挂念你孤單的兒子了，我也不過一剎那的功夫，要和你二老見面於九原之下了……

親愛的祖父呀！親愛的故鄉呀！親愛的一切呀！我要與你們長辭了。」說到這裏，他不禁悲哀到極點。因為激刺過甚，失了知覺似的哭倒在椅上。

窗外蕭瑟的秋風，空中淒涼的雁唳，彷彿也齊聲地和這可憐的少年表着同情！

一九二六，十七於徐州十中

星光閃閃的秋夜

江輔借

秋已到了，大地的景物，也漸漸地變換了——青的草，綠的葉，香的花，在春天裏都蔥蘢可愛，在秋天卻都凋零萎謝了。只有秋夜的月，卻比春夏明亮得多，皎潔得多——恐怕是月兒的有情，特為給蕭殺的秋夜，點綴點綴。使人們在不快意中感到一些清趣。

晚飯已經完畢了，乘涼的事情，由習慣的勢力，自然而然的引我們開始了。

祖母洗好了臉之後，便攔着我的手，和我的妹妹，到門前的

小說世界 青年創作集

庭除中去乘涼，這時月兒還沒上來，黑漆的天空，滿佈着一閃閃的無數小星。——牠們好似我的妹妹的眼一般。因為妹妹的眼，在夜裏燈光前看起來，也有晶光。因此我們都叫她小星兒，我也叫她小星妹。

許多螢蟲，飛來飛去。尾部發出一閃閃的光，正如黑夜裏天上的星一般。妹妹看見一隻螢蟲停在樑上，便喊道：「火蟲上樑，大水沒樑。」——這是我們村上的兒戲，差不多每個兒童會唱的，所以我和祖母都置之不理，因為已聽得熟透了。

我們默然坐着，四面的空氣，非常沈靜。除了草裏的蟲聲以外，還有一聲聲剛勁的蟋蟀聲，從地裏發出來。這時候悶悶坐着的我，不覺又興起捉蟋蟀的心思了。蟋蟀是我喜歡養的一種蟲。因為牠們有勇武的性格，好勝的精神。但是祖母坐在我的旁邊。我卻不敢啓口，因為她聽見我去捉蟋蟀，一定要禁止的。因為我在這玩意兒上，曾經有過一段故事，使我在祖母面前。不得不遵守她苦心的訓誨。

這件故事，和祖母的訓誨一般，永遠使我不忘。那時也正是

一個黑的秋夜，天空中閃爍着無數的星兒。涼風微微的吹來，傳來一陣的蟲聲。晚飯後，我也和今日一般，坐在這個庭除中。我坐得無聊時，聽見一陣陣的蟋蟀聲，心裏不禁衝動起來。我便立起身來，到房裏取了捉蟋蟀的器具電筒。鐵絲單等東西，便匆匆的出去了。

「借，你去捉蟋蟀麼？要當心，這樣的黑夜，蟲多是非常多的。」祖母朝着我的背影這樣說。這幾句話，老生常談，我已聽得熟了，我每次出去捉蟋蟀，她老人家總要這樣說幾句的，所以我聽了並不在意。

短叢叢的草地上，發出各種雜亂的聲音。我手裏拿着電光燈，一路照着噓噓的蟋蟀聲，在各種蟲聲中，有特異的精神。我依着聲音的方向，息心靜氣的熄了燈，向黑叢叢的草裏，亂踏過去。我正在走的當兒，忽然腳上隱隱地有點痛。腳下也覺着似乎有一條帶兒纏着一般。我急急的用燈光一照，陡然把我嚇得一跳，卻是一條一寸粗的蛇兒，纏繞在我的腳上。尖銳的舌兒不住的吞吐着，這時的我，失了神魂似的，只知道把腳猛一煞，返身便

跑。跟踉蹌蹌的跑到家時，竟忘了石階，突然絆倒了。一跌跌得非常重。兩手已跌得不能支持。這時我也不知道蛇是否還在我的腳上。我又想我的腳，定已被蛇兒咬得腫了。不料這樣一想，我的腳，真的痛起來。我躺在地上，急忙喊起來：「阿娘，阿娘呵。我被蛇咬倒了，快點來啊。」室內寂靜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她們都出來了。妹妹的眼光，宛是最好的，她首先看見我。她喊起來了，「媽媽，媽媽，哥哥跌在石階上，快點來啊。」

母親匆匆的出來了，她手裏拿着燈，面上發出急迫的神色，她一面走，一面喊着「什麼事？什麼事？」媽媽，哥哥臥在這裏，快來照呀！」心急的妹妹說。我躺在石階上。不住的呻吟着。「什麼事啊，借？」母親走到我的身邊，拉着我惶恐的聲音說。我痛極了，便喊叫說：「我被蛇咬了，痛極呵！」母親聽了，豐肥的面龐，變爲蒼白了。妹妹也爲我着急了。二隻星般的眼兒，似乎已包含着無數的同情淚了。

「你快點去喊阿娘來，」母親知道沒法了，便去叫祖母來幫忙。妹妹急急的進去了。

一會兒，祖母來了，她平日的慈容，已如母親一般的，變爲蒼白色了。「小小人，爲什麼不小心，不當心呵！」她好似正在憐惜我的不幸。倉猝之間，她們把我擡到房裏去了。母親去請醫生，祖母坐在我的牀邊。她無力的目光，注視着我，二隻弱瘦的手，不住的微微地擦着我的腳。她蒼白的面容，在這慘淡的燈光裏看來，更顯得非常的憂鬱，非常的着急。

母親回來時，隨着一個穿長衫的男人。這一定是醫生了。祖母立起來，招待他，倒了一杯茶，他蹣跚的目光，在我身上溜了一溜。一段將盡的香煙，夾在他瘦白的手裏，不時的望口裏吸着，同時噴出一層白白的煙霧，一團團籠罩着室中的空氣，漸漸地便消滅了。

煙吸完了，接着便喝了一口茶。「讓我來瞧瞧看。」他立起來說。他那瘦白的手，便把包兒打開。母親拿燈照着我的腳。那醫生架了眼鏡把我的腳，仔仔細細看了一回。「傷勢很重啊。」他無力地微聲說。祖母和母親的面容，變得益發灰白色了。「可以醫嗎？」祖母震動着身子說，醫生道：「醫可醫的，但是——」他

不說下去了，臉上現出憐情的樣子。「但是什麼呢？」心急的母親，聽了這一句話，忍不住了。醫生看了看母親的臉，很鄭重地說：「但是醫價是非常的貴啊，你們要醫嗎？」倘若你能醫好，貴些我也願的。」祖母望着醫生說。醫生纔振作精神說道那麼我去取藥料來。

藥擦上了腳，我看不見是什麼顏色，因爲我痛得全身動不來了。他洗了洗手，從袋裏取了一枝香煙，一口口吸起來了。祖母陪着和他談話。我也不知道他們談的什麼。我祇顧呻吟着。

一會後，醫生起身向祖母叮囑了幾句。「要當心他，不要叫他亂吃，這傷勢是非常的重，這條蛇是毒得非常。」祖母感謝「好多謝謝。」他說：「明天我再來好了。」他取了包兒去了，慘淡的燈光，灰白的臉色，全室都好似爲我而恐怖，爲我而驚懼的一般。祖母送出了醫生，便進來坐在我的牀邊，她問我痛不痛？我祇糊糊塗塗的說了一聲「痛的。」母親進來了，她把我的腳微微的撫摩，我纔朦朧的睡去，但是睡了一息，便又醒來了。我幾次的醒來，祖母和母親總是醒着的。她們雖然已覺疲乏，眼睛似乎已

無力了。但是總不忍離我而去。至此我纔感覺到祖母和母親的愛是這樣的偉大啊！

第二天，我很早的醒來，腳已腫得非常紅了。我完全動不來了。醫生來看過，他說「恐怕更要腫了。因為這藥是非常熱烈的。」我聽了這話，益覺恐怖起來。因為今日已腫得這樣高了，倘若再要腫起來，我怎忍得住呢？這一夜祖母和母親，看護我更比前一夕勞瘁得多。次日午飯後醫生又來了。這次他帶來了一把雪白的小刀。我嚇極了，我知道他一定要開刀了。他漸漸地走攏來，把我的腳握住了。我幾乎嚇得要跳起來。因為我素來未曾開刀過。這時候祖母和母親的眼，也汪汪地有一包淚了。似乎正為我悲痛呢？「你不要動呵。這是不痛的。」醫生見我驚懼，安慰我說。刀開之後。我的腳被他有力的手，擠出許多的膿和血。又取出藥末，塗在我的腳上。「再看明天罷。倘若沒有何種變化，明天就可以見輕的，今夜你要好好留心呢？」這夜裏，我依然痛得非常，幾乎睡也睡不着。祖母和母親，卻一點也沒合眼，全夜的看護我。

天一點亮時，我就醒來。這時腳不多痛了。祖母已把醫生請來。僥倖得很，據醫生說我的創傷無妨了。我萎靡的性靈於是又活躍起來。

果然的，我的腳漸漸好了。祖母和母親也放心了。這樣過了一月，我纔下牀行動。下牀的一天，祖母特地去買了一條魚——因為我喜歡吃魚的——當我們坐着吃的時候，祖母特地對我說「借呵，自此以後，我不許你再去捉蟋蟀了。」我為腳的痛苦已受足了，嚇也嚇極了，便自己承認說「阿娘放心罷，我不捉了。」母親道：「你單要不忘記這句話好了。」

等到我的腳完全復原時，祖母和母親的面容，都瘦了許多。尤其是年老的祖母的面容，大異於昔日。眼兒凹進了，比前更無光了，頭髮白色了，面容黑褐色了。

海邊之夜

伯寧

暮色已經籠罩了大地，海水兀自一陣一陣捲來。這時除了款乃的水聲外，什麼青山哪，帆船哪，多隱約在夜神的網裏，彷彿

緩緩的，緩緩的，都向歸宿的路上走去了。

芝佩兀坐在粗麻的海塘石上，在微薄的光中，遠遠望去，好似一塊打破的塘石。她貼耳地聽，那海水一陣陣打進石塘的隙中，再回下去，一問一答，好似含着無限的神祕。她睜着眼睛，那波濤映着微弱的光線，一閃一閃。如同滿包着不可說的奇妙。她睡了一會，聽了一會，自己的性靈也不禁入於幻境。在她的視線中忽然發見了一塊黑影——其實是捉魚的竹排的黑影——她很驚訝的脫口呼道：「可愛的星，你俯伏在那裏麼？世界已是大變了！人們已不似從前那樣的奸惡了！可愛的星來吧！你已洗刷淨世界上的污穢了來吧！我們創造我們的家庭，我們創造我們的世界！」

海風愈吹愈大了，護塘泥上小樹枝葉的搖動，發出一種清幽細微的聲音，和着洪壯的潮聲，包羅着世界上一切的音樂。一枝柔韌的小枝，忽的打着她一下，她陡然驚覺，立刻止住了她喃喃的自語。一會後又恐怖地喃喃說道：「詭譎是一種不規則的舉動！我犯了這不輕輕的一下麼？上帝或海之神正在責備

我麼？啊不——我的詭是正當吧！」可憐的他——星——長埋在這茫茫的大海，社會是永久不能改造的了！國家前途，是永久不能光明的了！不然，現在雖然黑暗，假使我們共同努力，也可以像在這深黑的海裏，豈一座弱小的燈塔，雖然是弱小，總可以發一些光明。但是現在他卻永埋在這不可測的海中了，啊！矇矓的暮色，漸漸變為青蒼明淨的月光，塘裏的茂林，蜿蜒的土阜，和兀立的殘牆，益覺靜寂神祕，她望着剛上樹杪的月兒想道：「她天天走着這條道路；或者曾經眼見那可憐蟲，抱着滿腔的熱血，投向這不可測的大海吧！」她想着，目不轉睛地看着月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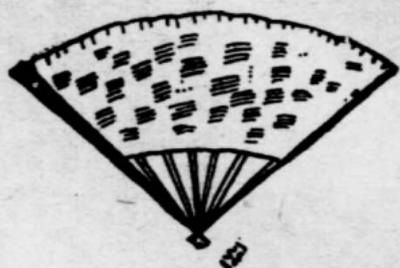
剎那間月兒便隱向雲裏去了，世界彷彿變了一座幽沉的墳墓埋葬了世上的一切，她對着這樣情景，悲哀和憤恨充滿着胸膛。她發瘋似的跳了起來，把手作着傳聲的姿勢，咽不成聲地喊着：「世界只是虛偽的麼？人生只是這麼一回事麼？現在是萬惡的世界，為什麼產生有性靈的人？上帝是把地球作玩物的麼？但是我不能伏着像狗一般，聽他的指揮！我一定要問我愛的星！他抱了滿腔的熱血，不認過那黑暗，和奴隸的生活；不知走入了

什麼道路裏去了？有人說：「他已長擱在那萬丈的波濤中了！」但是，不！他曾經說：「我一生要用一方石田，一枝毛錐，做世界的照相師；把他一舉一動地收攝起來。現在的世界，真是他攝影的好資料；他肯躲在那萬丈的波濤中麼？」不開口的神，我以爲你是和善的，能指示人們的；爲什麼你只是緘默？難道緘默就是神

的哀歌。
「秘麼？」至此她的咽喉裏再喊不出聲浪來了。於是嗚咽地伏個在冰冷的石上。

海的翻騰聲，小樹的搖曳聲，落葉的掃地聲，秋蟲的哀鳴聲，兀自悲壯的蕭風的充滿着這最後的世界，彷彿和他奏着同樣的哀歌。





文壇祕錄

(十五)

(編者輯)

柳敬亭之世系

編者。按柳敬亭爲明清之間之說書人。今人無不知者。蓋賴吳梅村一傳一歌以傳。而孔云亭又復拉入桃花扇。爲一主人。從此三百餘年來讀小說者。無不知柳敬亭矣。今南通錢君寄示柳敬亭世系一紙。其中所述。有爲梅傳所未及者。足備書壇掌故。爰爲錄之於此。以餉同好。

柳敬亭。本宋曹彬後。自彬至九世孫珏。(珏字廷玉。原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均世居真定府靈壽縣。南渡後。珏官兩浙常鎮等路宣撫使。始卜居於常熟之釜山。至第十二世堯卿。因避元亂。攜弟堯咨。

堯民、渡江至通州之餘西場。遂家焉。通州曹氏族譜。以堯卿父崇壽（字嵩年。任宣徽院副使。）爲遷通一世祖。堯卿兄弟爲二世祖。其實崇壽並未洩通也。由堯卿傳至敬亭。其世系如下。

堯卿——孝基——汝楫行二——奎——淳行四——志——榛——祐行二——官——楡行三

——應登——永昌

永昌。卽敬亭也。字葵宇。與其父應登、弟永祥、曾播遷至秦州。世因誤以敬亭爲秦人。自敬亭徙居南京。指柳爲姓。人更不知敬亭爲曹永昌矣。敬亭配龔氏。生子二。長復祖。次正祖。遞傳三世。通譜皆詳焉。通譜以永昌爲十三世。若上溯至彬。則爲二十三世。今通州曹氏子孫。有鉉恩（字鐵珊）者。與余習。攜譜示余。並備述其顛末。因記之。以貽小說世界社。鉉恩者。依通譜爲二十二世。後敬亭凡九世云。（錢嘯秋）（不受酬）



書箋詩（夢痕齋雜綴之一）

夢 僑

民國十六年一月二日，我同G君T君遊海市界，本意是想在舊書攤，買幾本價廉的舊書；誰知東跑西跑，跑了半天，連一本破書，也沒買到手。

我們雖沒買得舊書，却遇見一件奇事，也算是不虛此行。

G君在民國三四年間，認識了一個名叫張鳳雲的妓女，過從無虛夕，簡直像着了迷似的。G君在朋輩中，本是個最老成的；他的年紀雖輕，可是喫酒，吸煙，打牌，狎妓種種下等嗜好，一概都不沾染。不知甚麼緣故，他忽然結識了張鳳雲，並且一結識，就着了迷，這真是朋友們絕沒想到的事。我知T君，全都比他年長，見他陷溺在花叢中，很替他害怕；因此屢屢警告他，結果是毫不發生效力。

我記得那一年，正是端午的那一天，他請我和T君在他的

寓所裏喫酒。喫過飯以後，他取出一把極精緻的摺扇來，對我們說道：「這扇子，是我給鳳雲買的。她要求我作幾首詩，還要用小楷替她寫上。你們想：我的那個屁詩，和我那一筆華翰，怎麼見得起人呢？只好求二公替我捉刀罷！」說罷，便連連的打拱，竟使我們無法推辭；於是我替他集了十首五絕，T君便替他寫上，下款落的是「是是」，「是是」，是G君的別號。

記得就在這一年，鳳雲自己隨身出來，就嫁了G君，現在已經生了兩兒一女了。

以上所說的，是十年前的事。那把扇子，在這十年之中，誰也沒提過他一次，斷沒想到今天在海市界的舊物攤上，又遇見了

牠。十年前失去的物件，在十年後尋得，並不算什麼奇事。我以為奇的，是這把扇子，在十年前，是我們三個人把牠成就起來；到十年後，再遇見牠，還是我們三個人，這不是一件奇事嗎？

這把扇子，首先看見的，是T君，他一見便大嘆「奇事！」我和T君見了，也連說：「奇事奇事！」那賣舊物的，莫名其妙，向他一問價錢，他居然索價四元。大約他必是見我們一同嘆「奇」，誤會這把扇子是件古物了，後來經我們解說了半天，結果還是用一塊錢，纔買到手裏。這把扇子，雖是我集的詩，T君寫的字，究竟與G君關係最深，並且最切，當然是歸他了。據他說：「這把扇子，在當年贈與鳳雲以後，不及一星期，就被一個遊客竊去了。」誰想到今天竟會物歸原主呢？

我作的詩，向來沒有存稿，況且集的詩，更沒有保存的價值；不過這十首集唐的五絕，既有上述的一段歷史，我倒要鈔錄下來作個紀念了。

其一

美人天上落（孫逖）閉關絕世姿（常建）願以仙人比（盧仝）排

徧只自知（柳宗元）

其二

遲遲入綺閣（豆盧榮）桃花想一枝（劉長卿）羞從面色起（王維）不是故遲遲（司空圖）

其三

明眸利於月（章花）願我笑相迎（蘇拯）意合詞先露（顧況）相逢喜復驚（崔峒）

其四

獨與花相對（司馬扎）燈燭夜窗幽（姚合）願作形與影（張籍）明知不自由（盧綸）

其五

密坐隨歡促（白居易）當歡須且歡（王建）獨憐傾國貌（趙嘏）莫厭百迴看（李建勳）

其六

淚臉迸難收（李益）鴛鴦誰並頭（牛峤）定知留不住（溫庭筠）不敢苦相留（盧綸）

其七

含情兩相向。(孟郊)宛轉不相離。(王建)密約臨行怯。(韓偓)旁人那得知。(常璩)

其八

今夕知何夕。(韓愈)紅妝臉帶春。(徐寅)可憐衣帶緩。(吳融)本是細腰人。(陸龜蒙)

其九

月高羅幙捲。(許渾)私語口脂香。(白居易)斷續巫山雨。(杜甫)遺恩詎可忘。(秋偉)

其十

香閣閒留宿。(朱慶餘)流連幾盡歡。(釋貫休)何當攜手去。(李端)須作一生拚。(牛勳)

G君說我這十首詩，無一句不切合他們當日的實事；他並且說，「何當攜手去須作一生拚」二句，竟成了風雲嫁他的先兆。不過我的詩，是對於妓女說的話，倘使G君把這把扇子，拿回家去，G夫人再看此詩，能不怪我唐突西子麼？

醉了

(夏誠預)

繼續的黃瘦的小花，

受了失意者眼淚，

早已醉過去了，

夏夜獨坐

(前人)

夜裏深人靜時，

誰家的姑娘，還在勤懇的織布紡紗？

盤妹帶着他尾後的燈光，照着她們，

好合作的精神啊！

一六年，三月，二日作於民立自修室



希臘神話中插圖之一

按。此爲希臘神話中織女變蜘蛛之故事。織女善織。自謂勝於司織之女神。一日。有老嫗來與競賽。女輕視之。及賽罷。女大負。老嫗蓋司織之女神所化也。至是復化爲神。而織女卽化爲蜘蛛。



甚麼最寶貴（民間傳說的故事）

（呂伯攸）

很遠很遠，遠得我們記不清年代的時候；有一個富翁，生了三個女兒。有一天，富翁叫了她們過來道：「你們說給我聽，世界上最寶貴的是甚麼？」

大女兒不等富翁說完，她便搶着說道：「那自然要算黃金了！」

二女兒也接着道：「不必說，除了黃金還有甚麼呢！」

祇有最小的女兒阿三，她卻遲疑了一會才說出來道：「我想，黃金是沒有甚麼可貴的，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還是要算食鹽吧！」

「哼，阿三真是一個小傻子；連這個人人都知道的問題，尙且答不出來，你自己也覺得羞愧嗎？」
富翁冷冷地譏嘲着。

「爸爸，我一點也不覺得羞愧！實在的，食鹽比黃金可貴得多，我那裏是答錯了！哈，她們說黃金可貴的，委實是太沒有見識了！」阿三還很不服氣，一直和她的父親爭辯。

「好，你既然認定黃金是沒有用的，那麼，你趕緊把你頭上的金釵，手上的金釧……一齊都摘下來；讓我給你一把食鹽，即刻離開我，自己去生活吧！」富翁惱了，暴跳着說。

真的，富翁便自己動手，把阿三身上，所有一切的金器，都摘了下來；接着，又叫僕人雇了一匹驢子，攆她出門，從此不准再回到家裏來。

阿三雖然很悲切地離了家，可是，她卻一點也不懊悔；她祇是很堅決地自信着，她的觀察是很不錯的。

她從來也沒有出過門，也不知道東、西、南、北，惟有發默似的騎在驢子背上，聽憑他轉灣抹角，一陣亂跑。直到夕陽西下，天已漸漸地黑下來了，她卻還找不得一個歇宿的地方；自然，不免也有些恐怖起來。她沒法好想，祇得慌張地跨下了驢子，坐在路旁的一塊大石上，哀哀地哭泣。

一個少年樵夫，齊巧背一捆柴，慢慢地走回家去；驀地聽見了她的哭聲，便循着那條路，追尋了

過去。

「小娘子，天這樣晚了，你爲甚麼還不去，卻在這裏哀哭？——呀，你要留神啊，這裏是有豺狼呢！」樵夫很懇切地警告她。

「唉，我已把我的爸爸攆出來了，那裏還可以回去呢！」她嗚咽着說。

「爲甚麼要攆你呢？可是你做錯了事嗎？」

「不是，不是，因爲我和爸爸爭論了幾句，他惱了，所以……」

「爭論些甚麼呢？」樵夫很詫異地向她問。

「因爲，爸爸和我的兩個姊姊，都認定世界上祇有黃金是寶貴的；我卻獨個人一口咬定，說是鹽最可貴……」

「黃金，黃金到底是怎樣的東西啊？我也沒有看見過，你可說給我聽聽嗎？」

「黃金就是像石子般一塊塊的；不過，他的質地，不像石子那樣的粗陋，他是燦爛的；他是金黃的。」

「哦，這東西他們都說是最可寶貴的嗎？要這話是真的，那麼，我也是一個大富翁了！」

「告訴你吧：這東西，雖然可以拿他去掉一切的貨物，也很有用處，但是，我的意思，總不承認他是唯一可寶貴的；因為，他有時也會害人，所以，我要把食鹽排在他的上面——你，怎麼說會變富翁呢？」

「我天天到山裏去打柴，有一天，走過一個地方，看見一塊很大的石板；我隨手把石板挖起來，下面卻全是些金燦燦的石塊呢！——這難道都是黃金嗎？」樵夫很興奮地說。

「也許是的吧！」阿三沒精打彩地說。

「那麼，你今晚且到我家裏去宿一宵，明天我陪你去認認看，好嗎？」

無家可歸的阿三，自然很高興地答應了樵夫的請求，跟他到家裏去了。

第二天早晨，樵夫便伴着她，一同到山中去；果然，他們在石板下面，發現了許多的黃金，兩人便幫着運到了家裏。立刻，造屋子，買器具，……樵夫變成了一個大富翁了，她也就和樵夫結了婚，組織了一個華美的家庭。

那房屋的大門，就是用那塊石板做的，造好以後，祇要把那大門一開，便會飛進成千成萬的黃金錠來；自然，他們的財產是永遠化不完的。不過，這門裏既有這樣的事實，要是打從那邊經過，不是很危險的嗎？因此，在平時，他們祇得把他關起來，僅僅從旁邊的小門裏進出了。

阿三的父亲，漸漸地也聽見她發財的事；心裏十分羨慕，不知不覺地，竟把從前的氣憤都消失了，慌忙地帶了幾包禮物，趕到她的女兒家裏去湊湊趣。

阿三聽見父親來了，當然非常歡迎；便預先囑咐僕人，打掃屋宇，並且準備了一桌上等的筵席，竭誠款待。

當時，富翁很快活地就了首位，談談說說，開始吃喝起來。可是，當他剛挾一筷菜來嘗嘗，就把眉頭繃了，不想再吃了；富翁沒法，便硬了頭皮，又嘗了幾筷。到了末了，富翁真是忍不住地要嘔吐了，他祇得向他的女兒發作了。

「唉，你們既要請我，爲甚麼又要故意作弄我呢？」富翁很悵惘地咕嚕着。

「怎麼，爸爸嫌這些燕窩、魚翅，都不大好嗎？」阿三說。

「不，這些作料都很好，卻爲甚麼不攔些鹽進去呢？」

「哈哈，爸爸不是說過，鹽是沒用的東西，那又何必攔他呢？」阿三笑着說。

「哼，你還敢和我爭論件事嗎？好，我不吃你的東西，看我會餓死嗎？」富翁頓時記起舊事，不覺惱羞成怒了。「趕快，叫他們打轎子，送我回去！」

阿三祇得叫轎夫們，預備好了轎子，在旁邊小門口侍候。

「不錯，我來的時候，你故意不開大門，叫我從小門裏進出，難道就想這樣羞辱我嗎？現在，我非得叫你把大門開直了，」讓我出去不可！富翁更加惱怒了。

「爸爸，請你原諒，這扇門是開不得的：開了，便有金錠飛進來打人呢！」阿三很溫和地勸慰着。「瞎說，狗也不相信你的話，開，一定要開！」富翁暴跳着，自己便動身去開門了。

「呀」地一聲，大門開了；同時，卻有許多金錠，像射箭一般地飛了進來，立刻把富翁的頭腳，一齊都打傷了。富翁跌倒在地上，不住地嚷着痛。「爸爸，黃金是最寶貴的，怎麼也會打傷了你的身體呢？」阿三似譏諷地說，富翁卻羞愧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他與她 (續)

華羅琛女士

第十二章 良宵

秦母係一孀婦；與光裕同村；相識已久；友誼甚篤；數日來略染小恙；前夜忽重；他醫皆非所喜；囑子招光裕歸；一則招之治疾；一則別有深心。

此何心乎？秦母固始終未嘗洩露；他人亦無一窺見者。

原來秦母有五兒；四皆早卒；所留只國榮；愛之如命。

國榮固已娶；但產科在中國尙未發達；產婦之死於非命者；歲以數千計；秦婦之死；亦由於此。國榮卑視女子；斷絃之後；欲效一般西洋人之終身獨居。然自光裕往回於秦家以來；老母默審

其子漸不如昔日之寡情。

光裕與秦母，平日談天說地，殊不寂寞。

國榮年約三十左右；非如青年之永未接近女子者；然卻羞澀如處女；見人不肯多言。光裕面目，素鮮歡容；冷雋似不能接近者；兩人相見之時，苟非老母周旋於其間，恐彼此祇低首而不敢握手。

女子在國榮目中，其價值遠在男子之下。迨見光裕之後，乃歎女子之聰明才幹，非但在己之上；且爲無數男子所不逮。

國榮初習醫學；旋改習政治學；淺嘗輒止，見異思遷，勤始惰終，棄難就易，原皆是學人之通病；而此病在中國爲尤廣。政治學爲獵官之捷徑；國榮畢業未久；居然在道尹署充科長矣。

光裕與國榮，有時相見於母室；有時覲面於途中；話雖不多；機會卻亦不少。

國榮欽佩光裕之心，日深一日；因敬生愛，而窺見隱情者，只有一母。大抵母之於子，體貼最能入微；尤樂觀其成家立戶。

國榮有長兄，民國十四年之滬案，受槍彈致命。

秦母非如輕年女子之激昂慷慨；但自長子死於非命之後，心亦有所不甘；有時在夢中見其子，授以軍衣軍械而使其復讎。

此節慘史，秦母逢人必談；光裕聞之最熟，殆已字字可以背誦。聞人之苦而苦之，則苦似較少；聞人之樂而樂之，則樂似增多。光裕明此心理，故對於老母之嘮叨，永不現其厭聽之色。

中國習俗，以藏情爲美德；男女間之真面目，實不易發現；故秦母雖已察見其子之隱情，而子則始終未在母前露一言。

有一事爲老母所慮者，始終未知光裕之身世是也。不知身世，則婚事似無從說起。然而秦母愛其子又愛此女；振其精神，鼓其勇氣，而語國榮曰：鄰女離村已久；何以至今未歸；余病似益重；汝可作一函催其速返，以了余之大願；余愛此賢女；諒汝有同情。

國榮不欲露其隱情；轉首應之曰唯。

遵命作書致光裕；求其速歸治母病。是夕，母病劇；國榮又發電信催之。

光裕接得函電，雖以德及其兩兒，皆戀戀不舍，然勢在必行；收拾行李數小件以去；但言不久再

來視爾輩。以德並未閱函電，不知何事；疑團莫釋；如在閔葫蘆中。光裕此行，純然爲盡其醫人之義務。義務二字，光裕自幼卽奉爲神聖；當其在歐，此二字浸潤於腦者更深。

光裕身雖去而心實未去；蓋鮑氏門庭，固其魂之所寄也。

光裕抵故村，已晚，秦子候於車站已多時矣。此時之國榮，固惟知有爲子之孝道；然情之波浪；未嘗不湧於胸中。

急告光裕曰：我母病頗劇；病人心理，信服何醫，則醫必有效；我母信服者惟子；且愛子如己女；則救母者惟子一人而已。

光裕謂盡我之所能；我之愛之如親母；君亦何異於我之親弟。

國榮所預雇之雙輪馬車，停佇已久；車夫在半醒半寐之中。

國榮扶光裕入車；已則與車夫並坐；馬始提脚前數步；直至此時，車夫始清醒。

到家已夜半；秦母狂喜；精神大煥；不復有畏死之心。

母非真畏死；惟有一事，欲了之於未死之前耳。

母語光裕曰：子來甚速；子之恩誠可感；余早已視死如歸；死字余不懼；但願死於與子見面之後；今一見面；余病已減大半。

光裕每到病家，常攜數種習用之藥；授病者曰：請母服此；靜眠勿胡思，必能有效；黎明我再來；但母若有不如意之處，可遣僕到我宅；相距僅數武；予當隨喚隨到；萬勿以鬧我爲慮。言畢，道一聲晚安，即去。

國榮送至門；欲再伴行而忽裹足；另遣一婢伴送至光裕住宅。

詰朝，病勢似較前反增。或者，昨夜歡喜過度之故；光裕知其無妨；盡力調治而已。老母愛長子如明珠；死於滬案之慘史，平昔固言之不休；病中更喃喃不已；又語光裕曰：長兒生來羞澀，平素不肯多事；滬上之愛國運動，彼不過如一般人之隨聲附和。在校中習聞愛國之論調；以彼之性直而誠，公道二字，當然成爲立身之主義。

余嘗諄囑其勿混入政潮；彼答謂「只知愛國；不知政治；我無所作爲；我不犯法；則何恐懼之有。」我兒本無所作爲；而竟遭此慘禍！此我之愛兒也！我之血我之魂也！我親自哺乳至四歲；身弱多病；我

以我之性命易之。某次病頗危；醫生皆稱絕望；我求之於神；我之小足，艱於步履；忍痛爬山二日夜；疲憊欲死；卒以救此小命。又一次，犯嗽疾更危；呼吸已息；手足已冷；我納於懷而溫之；我心終日跳躍；我身一刻不離；歷八晝夜之久，不寐不解衣；此愛兒卒爲我救出。悲哉我兒！人送其屍至家，殆已截爲二段；彈丸二枚由背入；其一穿心而出；其一留於肺內。小兒何罪！愛國亦何罪！何以慘死一至於此！人爲我言，警備之方法，可用水槍驅逐；卽不然，亦可射足；苟如是則我兒雖殘廢而命尙可保也。人又爲我言，我兒已在奔逃之中；彈丸由背而入，是其明證。悲哉我兒！凶哉彼人！文明其貌，而野蠻其心；彼豈無兒者！彼豈不知兒各有母者！

光裕每聆慘語，常答以他種情節相近之事，以寬母懷。此次仍爲母述其居英時之故事曰：外人在本國，較在中國者爲善亦爲公；大凡生物，每因易地而變其性；在弱國內，尤易變爲凶惡；在英國所見英人，多可愛者；男子忠而公；爲母者之柔慈與我國同；英國國內之爲母者，聞此慘事，當亦分爾之悲；當與你同時流淚也。

母聞此言，怒似稍平；謂彼亦有人心乎！亦知愛其兒乎！

光裕接言曰：人皆有心，但相距如是之遙，未能見之耳。

光裕又述其居法時所遇勒母之慈；及路伊閨孀之賢而不壽。秦母憤似大洩；蓋不幸之兩事，此之大感，可疎暢彼之大感；人之心理然也。

光裕之出言行事，無不誠直；然獨談到本身，則無一時不吞吐支吾。

秦母口中喃喃；心中則欲爲國榮謀室家之好；若得賢女如光裕者爲媳，則其子終身幸福無窮，老軀可泰然瞑目而無憾。

光裕國榮間，無人可以溝通其兩心。國榮之隱情，母早見之；顧光裕何如者？

二人同在牀前；夕陽照窗；鵲噪檐頭；秦母兩手一執國榮手；一執光裕手；目瑩瑩左右視；欲語不語；無限深意；微露於不語之中。

母又默思，凡事之關於心與情者，必不可以鹵莽從事。假託一詞，遣國榮他去。少頃，低聲莞笑，握光裕之頸而語之曰：余愛國兒；余亦愛子如己女……

光裕不待辭畢，急爲母述史事；此段祕史，究屬何事，他人始終無所聞；蓋言時既無第三人；而秦

母亦未久留於世也。

秦母大費其垂斃之氣力；而卒未成功；奄奄一息，含淚語其子以不自由三字。

國榮聞此三字，如冷水淋頭；然卻不露聲色。且其時母病垂危；孝子之心，固推知以救母爲急也。

秦母病上加氣；不自由三字，實卽爲其催命之符。彌留之際，尙斜視光國二人。母既故，光裕殊悲苦；蓋母之柔慈，真如親母也。

光裕以真誠待國榮，視之如良友如賢弟；所未肯取而與之者，只一心耳。

國榮心地清明；器度寬宏；無論光裕爲棄女或爲孀婦，一心敬愛，樂與爲耦。

二人如姊若弟，情誼不因母亡而稍衰；但國榮形容悽感；面目憔悴；深交之友，類多駭之。光裕神色，卻日見愉快；修飾亦勝於曩昔；每日得以德書；不但詳述二兒之近狀；且於家內各事，無一不言之娓娓；并隨事請示方針。

光裕曾言不久再來；以德信中，懇約催其踐言；並謂秦母既去，醫師之義務已畢；無所用其流連；醫院代理人，又能稱職無憾；兩兒不能一日無姨孃；且男兒舊疾復發，每晚之熱勢甚高；非姨孃之藥，

必不肯受。跪乞即日惠臨，以化去我等之淒涼；以撥開全家之黑暗。

天色已晚，病兒一見光裕，矍然大笑；並謂孃不在家則我常病；孃在家則雖死亦樂。以德所欲言者，兒不啻已代言之；袖手在旁，微笑而已。

兒既眠，光裕往園中舒動筋絡，換吸空氣。桂仙往鄰家作麻雀之戲；其時正是三缺一；此戲預以徹夜爲約。

少頃，光裕回至室中；語以德曰：余原許子以身世相告；願子先能一猜否。其時，兒作欠伸；旋復熟睡。

光裕曰：毋躁；如子不嫌污耳者，余當爲子道之。

余自幼爲多情之女；亦自幼保持祖宗所傳之正義。我母如何已不甚記憶；據我父所言，則知其爲世界上之第一慈母，第一聖母；我父生平，未嘗一日忘之。

我父灰心於世事之昏亂，及國體變更之惡果；厭棄塵世；離故宅而入山爲僧。

我父軀體甚弱，而智慧與旨宗則甚強；抱過去時代之精華；明未來時代之變化；引身自退；讓賢

路於後生；余自幼受其訓練；彼之心得，寄於余之一身。

舊式婚姻，專恃父母之命及媒妁之言；余之許字，未離此舊式圈套；余非昧於新式；然對於舊式，始終未發反對之論調。對於我父，因其聰明正直，而信仰極深；凡彼之一舉一動，非但尊崇之於事後；且恆尊崇之於事前。彼爲余擇夫，余信其爲嘉婿。

余既多情，將來之佳境，常顯於寤寐之中；此佳境全付於將來託身之丈夫。

余之意象中之丈夫，賢而且才；空前絕後；舉世無雙。

宅中鮮有人談及余之未婚夫者；某日，我父與其戚友偶談及之；余僅聞得一語，謂其婿將來非尋常人，他日之榮業美名，足以冠天下；父且緊握友手，自喜其擇婿之善；又顧我而拈髯微笑。余聞之狂喜；回顧自身，藐乎其小；相形之下，祇自生愧；益自奮勉；工與讀俱進；冀可追隨此配定之英賢。

余之工作如造塔；矢志造一大而且麗之高塔；一往直前，志願宏而且銳。一片癡心，以爲工作既本於血誠，則其成績必堅如鐵石。不料所造者似空中樓閣；其基不啻在浮雲之上。

雖然，余之高塔雖已毀，而此塔上之英豪，余終盼其日升日高。

又作詩以寫我之情；以明我之志；以勵我之德；以誌我之喜；以慶我之前程；無如語語失聲；字字滅痕；落花流水，曾未博得一盼。

以德云：此妄人不配與夫人作伉儷！

光裕佯作不聞；繼續其言曰：余自省，如何能使賢丈夫稱心合意？如何乃能配其情及其親愛？情與親愛爲家庭之基礎；余無日不揮汗瀝血以培養此基礎。

付我丈夫爲將來新民族之父，及社會正義公道之星斗；余自問，將用何術以促成其事業？以發揚其聲名？又用何術以扶其梯而助之上昇？

余知男子受外界之惡化，半由於內助之不良；余籌思如何乃能成爲良助？

男子勤勞於外務；精力有時而乏；余籌思如何乃能舒其神健其體於歸家之後？

余貌本美；余更思如何修飾以博其歡心？

余當時憶一野史：某王結婚；與其妻約；每夕須爲之述故事；不能雷同；不能相似；有一間斷則殺無赦。后因史窮而受戮者無算。最後一后，多聞多識；每宵述一趣史；不雷同；不相似；滔滔不竭；王因此

永無寂寞之時；終身和好；至死而後已。

余能歌亦能詩；余知多能多勞之丈夫，每易爲浮雲所惑；余搜羅古今名人之詩歌；備將來燈前茶後，爲我夫詠之，以解其悶而寬其懷。然而所得酬報，乃大不然。

以德曰：盲人乎？聾者乎？啞者乎？此賤丈夫不配得此寶筏！

光裕曰：否；余之心腸，彼未知之也；彼豈無目，奈其目另有所屬耳；彼豈無口，奈其口願與她一人談笑耳。余收拾此寶筏以納於余之心房；且保藏之以待天命。

以德曰：夫人之命，他實摧之；夫人當恨之入骨；夫人未思報復乎？

光裕曰：報復二字，非余所知；余亦無所恨；惟彼如此，余益欽崇之；彼之心，直而且誠，不以新棄舊；固一大丈夫也。

以德曰：汝等之別離何如者？

光裕指窗外景物而言曰：君不見此園庭乎？君不見此溪流乎？君不見此垂楊及長椅乎？某年某月某夜，指天誓日，有她無我，誰在此唧唧噥噥者？曰：余身屬汝，余命託君，曰：矢與君同生，矢與君同死。

誰在此卿卿我我者？別離之方甚簡單；藉口於父病而已；其後，人爲夫言余已死……

以德咋舌瞠目，稽首投地曰：然則此妄人，此賤丈夫，非他人，卽我是矣。我今夢已醒，惡已盈；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萬罪死罪，乞夫人恕我。光裕曰：妾之恕君，不自今日始；請吻我手。

我之身我之心，皆君之物也；君自棄之；妾爲君保藏，至於今日；君仍取之可耳。

長夜將終；東方漸白；萬星環月，似在兩人前舞蹈者；星月爭明，又似爲兩人作冕旒者。亭前孔雀，振其翼曰：雙飛雙飛；池畔鴛鴦，交其頸曰：偕老偕老；清流似鏡，昔日葬情於鏡底者，今日請君等開鏡照膽；綠楊飛絮，昔日埋心於絮中者，今日爲君等拈絮畫眉。

兩兒忽醒，開口第一聲，問：孃何在？乞孃勿去。

光裕微笑曰：孃在此；孃不去矣。兩兒振臂起，相與鼓掌而歌曰：

人生之苦苦如何？人生之樂樂如何？樂自苦得，苦去樂多。

事不患挫折，時不畏蹉跎。有志竟成，毋吟長恨歌。

天不老，地不枯，德不滅，情不磨。雲收，月露；嫦娥奏樂渡天河。

(完)(留)

花枝上的蝴蝶

(李問貧)

花枝上底蝴蝶，

您好酣睡呀！

這般好的良夜；

我把你喚起來罷！

思想的道路

(胡謫凡)

思想的道路太多了，

反變為廣大的沙漠；

教人們無意識的走去。

勢難長成之嬰兒一經服用已藥片立見強壯美

嬰兒及小孩若腸胃軟弱必多疾病難期長成發育全賴乎腸胃清潔消化有序也嬰孩自己藥片能去除腸內毒質有微利大便之功效往往服用藥片之後立即食甘睡甯且使小兒面轉紅潤強壯肥美活潑伶俐即所謂可使疾病小孩轉為強健也

即如黑龍江省拜泉縣時泉鎮泰和隆號李霖先生來函云鄙人小



氣喘咳嗽
腹瀉肚痛
症得以此
安痊
癒者皆
貴藥局
嬰孩自



我就是
已藥片

己藥片之功也小姪服用此藥片僅一瓶有半即喘息咳嗽停睡眠安寧腹瀉亦止大便如昔及二瓶服完肚痛亦止且飲食日加身體強壯肥白可喜誠藥片之奇功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製造確係美國貨

文學研究會叢書

雪朝

書爲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階，郭紹虞，葉紹鈞，劉延陵，鄭振鐸八人的詩集。這詩集足以表現各著者的個性與不同的風格，及時代的精神與共同的趨向。 一冊定價五角

春之循環

印度太戈爾原著劇本，瞿世英譯。述一國王見白髮而懼，詩人爲作一劇，指示人生之意義。哲理至深，而譯筆極能明達，足藥青年的鬱悶病。 一冊定價三角

阿那托爾

譯者郭紹虞，作者顯尼志勞。這劇共分七幕，每幕可以獨立，內容是敘阿那托爾與七個女子的愛情的變幻，如在一個單絃上撥彈出許多好音來，真可令人嘆觀止。 一冊定價四角

意門湖

書爲德國斯托爾姆之短篇名著，唐性天譯。是敘述孩兒的情愛之作，描寫情景，栩栩如生，蓋所表演者都爲著者自己之經驗，所描寫者又是故鄉之風景，能使無數人與著者同情同感，得一深深的印象。 一冊二角五分

雕刻家米西盎則羅

李金髮著。米氏爲文藝復興之巨子，多才多藝，得志當時，其生活言行自有足過人者。李君搜輯難得之文件及自己之觀察而成此書，讀之引人入勝，外附其傑作圖三十餘。 一冊定價七角

小人物的懺悔

此書爲俄國安特立夫在歐洲大戰時所著。安氏於日俄戰爭時曾著紅笑一書，爲非戰文學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書亦爲描寫戰爭慘狀之作。而純以個人之感觸，烘托出大戰之殘酷。讀此雖好戰者亦當爲之黯然。 一冊定價五角

商務印書館

發行

飛鳥集

鄭振鐸譯。近來新文壇上小詩十分發達。他們的作者大半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太戈爾此集的影響。此集包含小詩三百二十六首。卷首並有太戈爾傳。 一冊定價三角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不 許 轉 載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問亦
 二 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若
 四 千亦請書明
 五 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點詳
 六 細敘明
 七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時
 八 署名之稿聽投稿者自定
 九 不退還惟長篇在五千字以上者如不登載得
 十 因豫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十一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十二 (甲)現金 (乙)書券 (丙)本雜誌
 十三 酬報之額由本社酌定不豫先函商若投稿人
 十四 有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所
 十五 投寄之稿本社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
 十六 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豫先聲明
 十七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
 十八 所轉小說世界社收

中華民國六年六月三日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字號
 印刷所 小 說 世 界 社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寄售處 及 大 商 務 印 書 坊

廣 告 價 目 表

定 價 表

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至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內「中國商務廣告公司」接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繪圖工價另議	普通 正正 文文 後中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上 等 正正 文文 中中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優 等 對面之內面及對 面或正文首尾對 面及底頁之內面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特 等 之底封面 外外面 六十元	等 第 地 位 全 面 方 九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新 疆 蒙 古 及 日 本 照 國 內 郵 票 代 價 作 九 五 折 以 二 角 以 下 者 為 限 郵 章 如 有 改 動 隨 時 增 減	定 價 全 年 五 十 三 元 半 年 二 十 五 元 時 期 一 冊 數 國 內 一 國 外	每 週 一 冊 全 年 五 十 冊 零 售 冊 每 大 洋 陸 分 郵 費 國 內 四 分 國 外 一 分
---	-------------------------------------	---------------------------------------	---	---------------------------	--	---	--	---

注意
 定閱諸君如有遷移如信屬改地址或因其他詢問之事務必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定在何處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商務印書館發售

兩 大 預 約

陽曆七月止 陽曆十月止 出書

說 郭

說郭一百卷明天台陶宗儀纂所收經史傳記百氏雜說諸書中多不傳秘籍（如事始續事始老學庵續筆記等世無傳本均賴是書以存其餘諸子校之傳本佳字尤多）前人校勘古書每多取資於此誠說部之大觀學府之鴻寶也今世通行一百二十卷本已經陶珽割裂其中杜撰書名偽標作者謬誤百出非復南村之舊原本但有傳抄大都殘缺乾嘉諸老早以未見全書為憾蓋三百年來已罕見完書矣海寧張闓擊先生集明抄本六種一為京師圖書館藏隆萬間舊抄殘卷一為洪武間抄本一為弘農楊氏抄本一為叢書堂抄本（以上三種為江安傅氏藏書）一為涵芬樓藏萬曆抄本一為孫仲容先生藏本抄補校勘閱六載而始復南村舊觀張君不欲自秘今由敝館刊行發售預約數百年失傳古籍從此復顯於世矣

湘 綺 樓 日 記

湘潭王壬秋先生為一代儒宗所著詩文書牘行世已久其同邑彭君次英藏有先生湘綺樓日記遺稿都數十鉅冊先生道光初年登咸豐癸丑賢書此稿起同治八年已迄民國五年丙辰凡所記載有關學術掌故者甚多先生刻苦勵學終身如一日經史百家靡不誦習箋注抄校日有定課遇有心得隨筆記述闡明奧義中多前賢未發之覆講學湘蜀得士稱盛自課子女並能通經傳其家學其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之勤劬日記中皆纖悉靡遺先生賈朝野重望同光之世數參大幕泊乎民國總統館數十年中人物消長政治得失先生身經目擊事實議論鑿然咸在多有世人未知者其集外詞章雜俎散見日記中者尤不勝僂指

敝館商諸彭君請以全稿付印以餉當世費時兩載排校將竣今特發售預約以廣流傳凡欲知先生五十年所聞所見者當必以先觀為快也

紙	紙	毛	邊	紙	精	印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函
定	定	二	十	四	四	元
價	價	十	十	十	十	元
約	約	五	五	五	五	元
頭	頭	十	十	十	十	元
郵	郵	一	一	一	一	角
費	費	省	省	省	省	分
本	本	行	行	行	行	分
樣	樣	各	各	各	各	分
		內	內	內	內	
		國	國	國	國	
		索	索	索	索	
		閱	閱	閱	閱	
		請	請	請	請	
		付	付	付	付	
		郵	郵	郵	郵	
		票	票	票	票	
		四	四	四	四	
		分	分	分	分	

紙	紙	連	史	紙	精	印
冊	冊	冊	冊	冊	冊	函
定	定	三	二	二	二	元
價	價	十	十	十	十	元
約	約	十	十	十	十	元
頭	頭	十	十	十	十	元
郵	郵	一	一	一	一	角
費	費	省	省	省	省	分
本	本	行	行	行	行	分
樣	樣	各	各	各	各	分
		內	內	內	內	
		國	國	國	國	
		索	索	索	索	
		閱	閱	閱	閱	
		請	請	請	請	
		付	付	付	付	
		郵	郵	郵	郵	
		票	票	票	票	
		四	四	四	四	
		分	分	分	分	